

法语课结束了，虽然

原创 李镜合 李镜合

2021-07-03

12:00

收录于合集#李镜合 9个 >

在六月的最后一天，法语课终于上完了，虽然现在出了课堂，离开了老师和同学，走到街上，我依然听不懂也说不好。但无论如何，一周30个小时的全职法语课，从去年11月初开始，加上中间休息，一共上了六个多月，结束的时候也算是如释重负，虽然学生算是这个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之一。最后这一期课一开始有十六七个同学，中途陆陆续续有人离开，到最后还有十一个。

我19年10月初来到魁北克，就是为了学法语，虽然我理想的外语是西班牙语，但身在加拿大，学法语要容易便捷很多。2020年初开始上课，一开始是兼职学，一周六个小时的课显然不够，虽然我课下也很努力，但那时候有一个全职工作，也别无他法，后来疫情来了，我的工作也结束了，就申请了全职课，2020年11月初开始上课，一直到现在，因为是网课，所以看着卧室窗外的季节从晚秋一直到仲夏。

19年3月份我离开加拿大，短暂回国一个月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在外边旅行，一边在网上投简历，因为想来魁北克学法语，所以简历也多投在这边，但悖论是你得先会法语，然后才容易在这个法语省份找到工作，不然以我当时法语几乎为0的水平，餐厅刷盘子可能都不会有人要。好在这里是加拿大，主体是英语国家，而且蒙特利尔这个大都会对英语也算友好，所以还有一些英语工作，我自然也投了几个简历到蒙特利尔，虽然最后在一个我之前从来没听说过的地方落脚了，也是侥幸，不然我的专业几乎不可能在这个法语省份找到一个相应的英语工作，而且即使有英语工作，魁北克或者加拿大有那么多英法双语能力的人，为什么要你这个英语都不是母语的人呢？比如我早早就已经开始找法语课结束之后的全职工作，到现在也还没找到。只是今年开始在一个杂货店的厨房周末兼职，做奶茶饮料做一些便当快餐或小吃点心，用夹生的法语服务顾客，因为居住的地方有不少英语或者双语群体，所以听不懂的时候英语也常用得上。

19年7月底，我从燥热的中东游荡到了湿热的印度，在雨季旁遮普平原的阿姆利则，每天体感都在40度左右，在一个摆满上下铺但空荡荡的青旅住了下来，很少游客会选择在这个季节来印度或者旁遮普，然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来自魁北克的面试邀请，我还想在怎么设置视频会议的虚拟背景，才不至于让对方看到上下铺铁床，那边说他们的摄像头出了问题，电话就行。所以在10月份抵达魁北克之前，我们彼此都不知道对方长什么样，他们也不知道我的年龄，虽然看简历可以推测出大概，电话里能听出声音性别，名字看上去确实是一个中国人但此时在印度，最后我和他们说，我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回加拿大，因为我还没有结束旅行，他们说没问题，所以入职最后也延后了两个多月，旁遮普之后我北上去喀喇昆仑山的拉达克，沿喜马拉雅山麓南下到了尼泊尔，最后从孟加拉湾的加尔各答飞到缅甸，在那边结束旅行后取道中国返回加拿大。

眨眼间已经在魁北克生活了一年又八个月，除了认识了一些法语语法和单词，见识了不足两遍的四季，我自己好像没什么变化，虽然外边的世界被一场疫情掀得天翻地覆。疫情之前刚刚到过的地方也很快变了样，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打仗，土耳其派军到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人，在自己的一个将军被美国杀掉之后伊朗自己击落了一架民航飞机，中印在拉达克边境流血冲突，缅甸政变……

这周最后一次小组讨论，老师问我们对魁北克执政党目前关于加强法语地位的法律提案有什么看法。我当时精神疲惫，只想等下课，而且没有讨论语言政治以及民族主义的兴趣，想了想说，“就我个人而言，这个关于法语地位的提案对我毫无影响，因为我来魁北克的目的就是为了学法语，如果法语的地位在魁北克和联邦都得到了加强，那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在一个只是共同学习一门新语言的课堂上，我实在没有能力也不能过多评论语言和身份政治的问题，只是知道魁北克人如果失去了法语，则泯然众人矣，可是加拿大有那么多省和地区，也不妨碍那里的人同时有加拿大身份和

对居住地的认同，魁北克的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蔓延到了认同北美法语人（North American Francophones）要高于认同加拿大人，难怪会有两次独立公投。在摆脱了天主教之后，法语似乎成了魁北克民族认同的最后一根稻草，所以一些热心人士有强烈的危机感。

但我们知道最早的民族国家建立中，语言并不是必要因素，即使现在美国对于自己国家官方语言的定义也含糊不清，只是顺历史而为罢了，那么今天在美国尤其是南方有那么多西语裔群体，他们会对美国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法国大革命常被定义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先声，而18世纪末的法国，按霍布斯鲍姆的考察，一半法国人并不说法语，1790年在原来是德语区的阿尔萨斯洛林，国民卫队宣誓效忠大革命中诞生的法兰西，他们认同这个崭新的民族国家，和语言无关。差不多同时期，意大利语的使用比例则更低，要在意大利统一之后才开始慢慢被接受，所以才会说民族身份是被构建的，所以才会有政治家Massimo d'Alembert对统一意大利后的想象，“we have made Italy, now we have to make Italians.” 我们已经有意大利，现在让我们制造意大利人吧。所以意大利首相加富尔最终把今天尼斯在内的萨伏依地区割让给了拿破仑三世，理由是他们说的是一种和意大利几乎无关的语言。

但我是局外人，即使我居住在此地，我也没想要做一个魁北克人或者加拿大人，对语言全凭兴趣使然，说得好不会让我觉得多了一个身份，说得不好也不会感觉落入无依之地。

结课前一天还有一个小组讨论，老师问我们，你们来到魁北克之后，有什么让你们觉得有了归属感呢？Qu'est-ce qui vous fait sentir chez vous ?

Chez-vous 广义上的家。

我又不知道说什么，我在课堂上讨论说了太多je sais pas，我不知道。不知道是恪守中庸模棱两可，还是本身没有解决问题的欲望和能力，同学们告诉我ça marche pas, XX，你得说出自己的观点。可是很多问题我真的不知道答案，也很困惑，法语的否定词pas还有步伐、移动的意思，peut-être je sais pas, je sais pas.

同学们有说是自己在魁北克的伴侣，说自己在家里照料的花园，自己的宠物猫，或者说每个早晨的第一杯咖啡。老师等着我回答，我也只能据实说，moi, personnellement, je n'ai pas besoin du sens de chez-vous. Ça me dérange pas, si je le trouve pas. 我并不需要一种归属感，魁北克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暂居地，可能很快我就离开了呢。对我来说，一个局外人的身份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算不上喜欢的话。

局外人，加缪的小说《l'étranger》我在三年前没学法语之前就抱着字典硬啃了一遍，一本很小的书，而且加缪的文字对法语初学者一向友好。后来看到青少年时期在瑞士读中学的博尔赫斯自学德语，也是自己抱着一本德语文词典直接阅读德语文学，他好像举例说可以从海涅的诗集开始。

今年四月又找来法语的《局外人》看了一遍，有了词汇和语法基础，能重新体会下另一门语言，即使是很普通的外语，因为陌生就足以使它奇妙。

法语听说读写，自己最喜欢还是读，因为这是最容易的，也是可以不依赖太多其他人自己可以努力的事情。抱着一本虽然艰难还可以慢慢读下去的外语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虽然到现在阅读法语文学还是困难。它们和我每天晚上的阅读的法语新闻不同，那里陈述事情经过，对我来说几乎没有理解上的难度，文学要文过饰非，要曲径通幽，有大量我不认识的在我生活经验之外的词汇，可是他们却能描摹状物，美好的高尚的龌龊的肮脏的，关于发明语言却不能被陈述的人类，尝试形容词，副词，叠词，动词……在一个玫瑰色马车里一个轻吻，兰波说Un petit baiser, comme une folle araignée, Te courra par le cou, 像脖颈上落了一只蜘蛛；把一个可怜的玻璃艺人使唤到楼上又推倒在楼梯，他赖以生存的玻璃制品碎了一地，波德莱尔说Mais qu'importe l'éternité de la damnation à qui a trouvé dans une seconde l'infini de la jouissance ? 永恒的谴责哪比得上这种瞬间无限的快乐呢？

去年十一月搬家之前我住的地方，房东留下了几个书架给她孩子的童书绘本，我把有趣的无聊的都翻出来看了一遍，童书对于我这个学习语言的成年人来说实在是最好的教辅材料，很多本来就是科普性质，于是我又用法语重新学了一遍人类进化，万物星空，从雨水到海洋，从落叶到土壤，从爱人到分离。虽然很多时候童书故事都显得

程式了一些，当然看过普洛普的故事形态学或者其他结构主义的分析，对这些表达或者妄图表达人类普遍心理的故事，确实不用有太高关于独特性的期待。所以很多时候，除了学习语言，这些故事很少给我留下印象，这或许可以说它们不值得注意，也或许可以说它们本来就存在我这个普通人的意识或者潜意识中？相较而言，还是喜欢看到童书里那些灵光一闪的幻想，Grande Fabrique de Mots，文字需要购买的地方；La Milléclat Dorée，一只寻找一种花并且中途问熊的狐狸；或者对于生活最简单的记叙，Magasin Général 的两册，讲冬天一个外来人如何在村里和大家一起过圣诞节。

因为阅读其他作家的法语困难，我现在只能慢慢重复看加缪，从小说开始，看到散文和评论。去年年初疫情开始的时候就想把《鼠疫》找来看看，可惜那时候法语实在差，看童书绘本都要一边忙着查辞典。上一次看这本小说的中文译本至少有十年了，当时谁会想到会有一场全球疫情会让大家重新关注他这本在1947出版的书呢？小说里写我们对死亡的认识肤浅，再大的死亡数字也不如亲眼看到群死的景象，“再说一个人的死亡只是在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才会得到重视，因此一亿具尸体分散在漫长的历史里，仅是想象中的一缕青烟而已（c'est à peine si on sait déjà ce qu'est un mort, cent millions de cadavres semés à travers l'histoire ne sont qu'une fumée dans l'imagination）。今天美国疫情死亡超过了60万，60万是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呢？正在经历历史的我们似乎没意识到或者不太关心不是么？大选重要，政治重要，控制国会重要，制裁中国重要，人命多了就是数字罢了，如同战争一样，我们毫不吝啬赞美士兵的伟大，因为上前线送死的并不是我们。

加缪的生平和写作会让人共情到现在这个时代，在政治议题上被要求选择，是或者不是，支持或者否定。他生活在战后绝对两极化的世界，思想界也阵营分明，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然不会傻乎乎到相信苏联宣传机器里的每一个字，但左翼立场决定了拥护一个对抗资本主义机器的共产社会主义的必要，所以萨特会为斯大林辩护，会选择忽视古拉格。退出共产党又和萨特等决裂的加缪被批评和嘲笑立场模糊，左右不分，在自由和正义之间调和犹豫，他谴责暴力革命，希望一种和平的社会主义路线；对于祖国阿尔及利亚，他呼吁强硬的法国殖民当局和本地暴力民族主义组织之间达成妥协，这后来并证明是天真的幻想，随之而来的是暴力的流血军事冲突。他似乎知道人性的局限，但又不放弃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在《鼠疫》里表现为人和人之间的理解，尤其是被鼠疫笼罩的灾难困境里，用求解于宗教之外途径的一个角色Jean Tarrou的话说就是同情，sympathie，

Après un silence, le docteur se souleva un peu et demanda si Tarrou avait une idée du chemin qu'il fallait prendre pour arriver à la paix.
—oui, la sympathie.

对于这种柔软的人性，主角Rieux医生相信人类能继续渴望并且偶尔获得，“Ils savaient maintenant que s'il est une chose qu'on puisse désirer toujours et obtenir quelquefois, c'est la tendresse humaine.”在绝望的时候，加缪相信人还有值得赞赏的品质。“Il y a dans les hommes plus de choses à admirer qu'à mépriser.”

你也可以说学哲学出身的加缪是一个箴言式作家，会写一些漂亮的话，在文集《西西弗斯神话》有更多格言警句，但加缪的声音在他那个两极化的时代，或许不久的将来，珍贵性在于清晰和道德上的勇气（the lucidity and moral courage of Camus's stand shine through today in a way that was not possible in the polarized world of 1958. By T. Judt)

至少至少，对于我这种道德上都算懦弱的人，借着初级法语水平，看到了加缪心中自己的故乡阿尔及利亚。我第一节法语课的老师叫萨义德，她来自阿尔及利亚，说话没有魁北克法语口音，在我的法语词汇基本只有bonjour revoir和common on dit qqch en français的时候，我尝试问她的故乡在阿尔及利亚哪里，知道加缪么？她说当然知道。

最后一周的法语课上除了sentir chez-vous之外，老师还问了一个相似的问题À quel moment avez-vous senti que vous preniez un peu racine? 有什么时刻，在这里在魁北克你有扎根的感觉呢？

我还是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je sais pas。《局外人》的开篇一句，“Aujourd'hui, maman est morte. Ou peut-être hier, je ne sais pas.”今天妈妈去世了，或者是昨天，我不知道。也许我和故事里的默索尔一样，对很多事情都太无动于衷，这种疏离感很难让我回答关于在何时何地扎根的问题。但我学语言的经历告诉我，如果真的有在人的身上有一种叫做根的东西，如果它和出生时的肤色性别身高体重无关，那应该我的母语。

我到现在用英语数字的时候，脑子里其实默念的还是中文的一二三；不仅仅是我个人如此，说阿拉伯语的叙利亚同事，告诉我他算数时心里用的阿拉伯语；有次我给政府客服打电话，选择的是英语服务，接线员告诉我一个电话号码，确认时我听到她用法语自己对自己小声念了一遍之后才用英语重复给我听；我在店里遇到一个客人，为了应付我蹩脚的法语，和我用法语慢慢地说话，但当我问她那个点心她需要多少个的时候 combien vous en voulez? 我听到她弯腰在玻璃柜台前用英语数数，one, two, three；上个月打疫苗，到了预约的地方，护士确认个人信息的时候问我手机号，我从来没有轻易迅速用英语说出来过自己的手机号码，而我是用英语学的法语，所以脑子里忙乱地将自己的10位手机号数字先用中文换成英语，再换成法语，挣扎了一番放弃了，我说我还是写下来给您吧。

可能是我笨，也可能中文的一二三，就是我的根。

于是在一番检视了语言和身份的关系之后，我似乎还是本能地选择了用语言定义最初的自己，je sais pas, je sais pas encore.

对于故国家乡的感情，成年之后移居到法国的加缪在意外车祸去世后出版的未竟小说《Le Premier Homme》中可能给了回答，在这本更像是自传的小说中，主人公Jacques Cormery描述了自己每一次离开法国回到故乡阿尔及利亚的感受，

”C'était ainsi chaque fois qu'il quittait Paris pour l'Afrique, une jubilation sourde, le cœur s'élargissant, la satisfaction de qui vient de réussir une bonne évasion et qui rit en pensant à la tête de ses gardiens.” 每一次离开巴黎前往非洲的时候，就有一种静谧的喜悦，心灵扩张开来，一种完美逃匿时想起来警卫表情时的满足感。

不同的是，无论是每次离开还是回去，这里或者那里，我都没有逃匿感，我感到喜悦。

Note: 没加引号的都是自己翻译的，懒得查是否有中译本了。赏个买酒钱啦